



□ 季宏林

结香,是一种花树,因枝条柔软,可以任意打结,不折断,故称为结香。

有一年初春,我在公园里晨跑,忽地嗅到一缕幽香。我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发现路边有棵矮小的树。繁密的枝条上没有叶子,枝头却开满花,乳白色的花瓣,金黄色的花蕊,在周围一蓬新绿里十分惹眼。我走过去,俯下身仔细嗅嗅,确信是这棵树散发出的香气。

究竟是什么花呢?我一连问了几个路人,他们一个摇摇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它叫结香。我注意到,小城的护城河边,也栽了多棵结香,一蓬蓬的,散落在角落里。秋天,它落光叶子。冬天,它开始长花苞,纤细的花瓣,紧紧抱拢着。春天一到,它就迫不及待地绽放,花香馥郁,引来了一群小蜜蜂。

结香是一种特殊的花树,似乎天生就与姻缘有关,它的花语和象征意义是:喜结连枝。我试过,结香的枝条十分柔软,可随意打结而不断。据说,相恋的人若要得到永久的甜蜜爱情,只要在结香的枝上打两个同向的结,愿望就能实现。

相传秦始皇时,宫廷中有一对男女相爱,女的出身显贵,男的出身贫贱。按照当时的律法,他们不能结婚。分手的那天,恋恋不舍的他们在结香的枝条上打结,意味着了结。谁知打过结的枝头不仅花开得多,而且香气更加浓郁,此事很快在宫廷里传开,秦始皇听说后以为是神灵保佑他们,就破例让他们结了婚。从此,人们视结香为爱情树,也有了打结许愿的习俗。

自古以来,爱情是个永恒的话题,传世的经典爱情故事数不胜数,有关爱情方面的词语也耳熟能详,人们常用海枯石烂表示盟誓,用永结同心表达美好的愿望。

白居易写过一首长诗叫《长恨歌》,诗中最后四句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源于安史之乱。马嵬驿兵变,一代佳人香消玉殒。他们曾经许下的愿——海枯石烂,白头偕老,顿时化作泡影。既然今生不能长相守,那就来世变作比翼鸟,连理枝吧,生死相依,永不分离。天长地久也是有尽头的,唯有这生死遗恨绵绵无期。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历来为后人称颂。汉代的司马相如擅长写赋,文采斐然。初遇卓文君时,他抚琴一曲《凤求凰》,表达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司马相如英俊、儒雅的风度,同样赢得了卓文君的芳心。两人一见钟情,当即选择深夜私奔。当初,司马相如穷困潦倒,卓文君没有嫌弃他,即便是当垆卖酒,她也心甘情愿。后来,司马相如春风得意,竟动了弃妻纳妾的念头。才女毕竟是才女,卓文君不哭不闹,决绝地写下《白头吟》,其中的“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两句诗,深深感动了司马相如,让他惭愧不已。他决心不再弃妻纳妾,夫妻恩爱如初。

爱情,是神圣的,美好的,它如同一株结香,散发出的袅袅香气,久久缠绕在我们的心间。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漫画/高岳

2021,夜雨红尘

□ 胡旬

一夜的雨
初春缠绵在窗前
微凉的风
心还困倦在枕边
慵懒得 不愿清醒
风雨里的花
落在庭院
如同千百个
春天里的往事
濡湿了江南的脚步
将鲜绿的雨季
晕染进时光的宣纸
春雨在樟树间
喃喃细语
说着不老的想念
柳树在河岸畔梳理
用千尺的秀发
崭新的容颜
迎接故人的归来
漆黑的瓦檐下
雨珠滴成珍珠链
那些春天里的岁月
最后都成了青石板上
永难磨灭的烟与尘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角色转换

□ 刘朝娟

人的一生面临着角色的多次转变。这种转变考验着人,也在锻造着人。

参加工作那天,面对崭新的检察制服,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出彩的女检察官。在检察官岗位上,我认真履行一名检察官的职责。2020年4月,疫情防控形势一好转,我就接到了组织的岗位调整通知,我从一名员额检察官转变为一名员额法官。从检察战线的一名老兵到审判战线的一名新兵,对我而言,既是对过去熟悉战场的告别,也意味着新的角色的开始。

穿上法袍,坐在庄严肃穆的审判台……我深深感觉到,司法审判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工作,是一个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法学等各科知识的过程,是集法学知识、专业技能和社会阅历等综合素质于一体的高层次脑力劳动。我废寝忘食地“充

电”,不断提升自身法学理论水平和法律执业能力,以适应审判工作新岗位,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

最令我难忘的,是第一次担任审判长审理卢某等20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数次开庭庭前会议,换押被告人,在看守所搭建视频开庭平台,翻阅卷宗……一系列的庭前准备工作就绪。自2020年9月16日起,我开始了为期3天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庭审。心怀敬意换上法袍,走在审判庭的通道上,平复了一下心情,一步步走向审判台,坐在审判长的位置,拿起了神圣的法槌,宣布开庭。

公诉人在宣读起诉书的犯罪事实时,被告人有些许躁动。我立即警告道:“你们看看我身后的国徽,法院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现在开庭审理你们的案件。庭审是有程序的,法庭辩论阶段会依法给你们辩解的时间,请你们遵守法庭秩序!”被告人开始平静下来,庭审顺利进行。

在3天的庭审中,每一个参与审理案件的法官、

司法警察,包括坐在公诉席上的检察官,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只有在中午休庭时才能喝上一口水,简单的午餐后,又开始紧张有序的庭审……看到这一幕幕,一个“敬”字涌上我的心头。

转眼间到了12月,卢某等人的案件判决生效,涉案的黑恶财产也已执行完毕,恰逢到了农村基层组织换届的时候,想到卢某等人长期把持基层政权的状况,我带着法院干警到卢某所在的村走访,征求村民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向村民代表通报了卢某等人的审判结果。当问到村民代表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时,他们说的最多的是:“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解决了村里的大问题,为老百姓做了大好事!感谢法院维护正义!之前,我们都是不敢说,不敢言,村里啥事都是一言堂。现在,我们在村里敢说、敢言,很多外村的人也来这里做生意,形势是一片大好呀。”听到村民们朴实的话语,我感觉一个字——“甜”!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宽广。法官的舞台在国徽之下,法庭之上,法槌声中。细细品味这近一年的法官生涯,我感慨颇多,虽说检察官与法官同为法律人,有共同的法律追求和信仰,但在工作思维和工作方式上还是有看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我身上碰撞、交织,给我了压力,更带给我工作的动力。

品尝过检察官的酸甜苦辣,现在又经历着法官的喜悦哀愁,人生能有这两段不同的职业经历,我庆幸工作在新时代。从检察官到法官,我期盼这是一次华丽的转身。我深知,自己的法官生涯刚刚起步,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律是沉默的法官,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我有信心让自己成为“会说话的法律”,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一丝清甜回童年

□ 杨金坤

睡梦中,我小心心地剥掉外层绿色的苞衣,露出里面一条绵长白软的丝线,放到嘴里慢慢咀嚼,一丝清冽的甘甜盈满口腔。一梦醒来,我咂咂嘴,回味着梦中的那一丝清甜,一颗心又回到了拔谷荻的童年时光。

谷荻为多年生草本,因春生芽、布地如针,俗谓之茅针,别名也叫丝茅草、茅草、白茅草、茅草根。

当大地酥软,草色遥看,冬天疏懒的坡里,不知什么时候拱出了一点一点的谷荻芽。要不了几天,田埂上、野地里满眼都是孩子们喜欢的一种嫩黄色,谷荻的苞苞从腹部慢慢鼓起,鼓出绵密的诱惑。我们争

相跑到田野,发现一株,左手握住底部,右手逮住中间部分,稍微用力,便会传来“吱吱”的拔节的声音。小心地剥掉外层绿色的苞衣,露出里面一条绵长白软的丝线,放到嘴里慢慢咀嚼,爽滑、甜嫩,柔韧中带着甜,草香中含着清冽,清新与清爽盈满口腔,那是属于孩子的一种无比惬意的舒适,虽光阴荏苒多年,那甜津味至今记忆犹存。

谷雨过后,气温开始回升,柳絮飞落,杜鹃啼啼,暮春时节来临,这个时节,谷荻就老了。老了就不能吃了,吃起来就和棉絮一样难以下咽。那些逃过我和小伙伴们馋嘴的谷荻,在光天下使劲抽穗,开出漫天漫地的茅花,如云似锦,远看就像一片铺向天边的银子。每一株头顶上,都像是插上了一支白绒绒的雁翎,迎风飞舞,更是给满地春色增添了一种别样的美。

那时候,我经常和一个叫萍儿的小女孩在一起拔谷荻,玩茅花。萍儿胆小,每逢捉到蚂蚱、蛴螬,我会用谷荻拴住送给萍儿。十几年后,萍儿成了我的妻,当我们读到《诗经》里的“白茅纯束,有女如玉。”“白华菅兮,白茅束兮。”“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等诗句时,我们不禁四目相对,莞尔一笑。

谷荻的花期很长,要好几个月。一朵朵的花絮赖在母亲身上,直到南来北往的风把花絮慢慢吹尽,谷荻才算做完那个柔软的梦。

成熟的谷荻结实而柔韧,是廉价实用的建筑材料。后世诗证:“鸡鸣茅店月”“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卷我屋上三重茅”等等,前些年老家盖屋脱坯用的粘草也是它。麦收之前,村里安排每家都要割谷荻,先晒干,再在水里浸湿之后,搓成“要子”,捆麦子用。谷荻用一缕的清香捆住成熟的麦香,也把我关于谷荻温馨的记忆捆成一捆。

刚醒来的妻子,见我坐在床上发呆,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妻子,睡梦中的一丝清甜,让我回到了童年,我想谷荻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春江水暖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 敬桂东摄

西部山歌

□ 邓仲祥

从高山深谷中跌滑的音符,
从湍沟溪流里荡漾的涟漪;
从密林深处飘出的恋情,
从牧坡绿草上奔跑的呐喊。

总跟随着蓝天白云,离开大地的根须,飘向悠远的天宇,诉说心中的爱恋。

独特的西部风情诞生了一种清越洒脱的北国音调,在大山的舞台上独领风骚放牧了上千年,携唐诗,吟宋词,一路狂奔,在斗转星移中折射出日新月异的光彩,千锤百炼里熔铸成民族特色的豪放旋律,义无反顾中抉择阳刚的坚定,浩浩荡荡撞开时间隧道的门楣,向世人演绎久远回味的传说故事。

西部山歌,粗犷高亢,婉转悠扬,这是西部人对生活的流露,是心底情感的表白,是对生存的大地真诚释怀。

每一个跌宕起伏的音节,穿透万山般厚实的云层撕扯住多少人的心;

每一首构思巧妙的诗词,唱醉了热土的质朴却迎来了神话般的梦。

现如今,人们给西部山歌概念赋予了新的纯真音符,注入了物发生机的青春活力,为整个高山情趣放歌投来了

炽热的厚望。

当西部人站在黄土高坡的群山间喊一声心中的淋漓痛快,顿时驱走乏味的孤独缠绕的思念,自由的心灵展翅翱翔于博大的天空,萌动明天的朝日从东山升起,于是,希望的呼喊越过远方山巅,遥想外面的精彩世界灿烂辉煌。

怪不得一年四季美如画卷的西部,牧羊人岁岁天天用牧鞭向空中勾勒出一条音域驰骋的弧线,向四周传播八方辐射,轻轻流淌着真诚的思念缠绕无限。

一位陶醉于大自然怀抱中如痴如幻的诗人给热心的读者写出了一首饱含深情的乐章:

一个四季耕耘于田间地头的老农民悠闲哼起了丰收喜悦和劳动的快乐;

一对形影不离的伴侣在穿梭于花海中倾吐着心中的思念。

啊,西部山歌,永远流淌着大山远古的吆喝向我们呼啸奔来,那黄土高原粗犷飘飞的韵律,挟大漠风尘扬起的怒号,奏文明辉煌的激昂旋律,向蓝天白云诉说起一个饱经沧桑飘摇的风雨季节,对明天唱出一个童话般美丽金色的憧憬!

(作者单位:甘肃省和政县委政法委)

蒙太奇,由汉字汉语而来

宣颐斋随笔

□ 王乾荣

蒙太奇是电影术语,意为“拼贴剪辑镜头”。知道吗?它是根据汉字和汉语来的。

“蒙太奇”为法语Montage的汉语音译,其由来,不是我瞎说。我翻阅了资料——有个美国汉学家叫芬诺罗萨(Fenollosa,1853-1908),他写过一本书《论中国文字作诗之工具》,由张荫麟译为中文,书名《芬

诺罗萨论中国文字之优点》,其中关于汉字,芬诺罗萨盛赞其“带有影戏性质”,比之绘画与照相更能“用图达意”,反映时空的变幻。

芬诺罗萨用三个汉字“人、见、马”,举了一个生动例子。当时没有简体字,这三字中“见”和“马”是繁体“見”和“馬”——这三个字立看,各有各的意思;把它们组合起来,就好玩啦,像一幅动态图画。芬诺罗萨说:我把脑袋伸出窗外,注视一个人,此人猝然回首凝视一物,我再看,只见这人目光聚焦在一匹马身上。如此的话,我之所见——

第一是“人”;这一撇一捺,像不像一个人张着两

条腿站着?

第二是“見”。“見”的上半为“目”,就是眼睛,他的眼睛是跟着一物活动的,因为“目”下有个“儿”,是他的两条移步的腿。

第三是“馬”;此“馬”下面四点犹如它“挺四蹄而走”之状。

所以,由于“人見馬”的图像性,则这三个字连起来看,像不像三个独立镜头的组合?这一组剪辑拼贴的镜头,“用图达意”,不仅能唤起人思想中的影像,而且这影像特别实在和十分生动,即如香港语言学家安子介所说,“汉字能唤起人的联想”。这是美丽的

的,表里相谐的汉字汉语所独有的特点,其他任何语文,什么蝌蚪文,豆芽文……均弗能望其项背。

当代语言学家叶维廉说:“中国文字的这种结构,影响了苏俄导演艾森斯坦而在电影中发明了‘蒙太奇’技巧,这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于艾森斯坦为什么用法语Montage一词,我想大概是借助这个法语建筑学术语所含“构成”“装配”意思来引申的。

咱们瞧电影《红色娘子军》,琼花碰到南霸天,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她违反侦察纪律立即开枪,紧接的镜头是队长把缴下琼花的枪往桌上一拍,略去了向连长汇报的经过——动作虽然中断了,但剧情是连

续的,人物关系是发展的。艾森斯坦说:“A镜头+B镜头,不是A和B两个镜头的简单综合,而成为C镜头的崭新内容和概念。”这就是A+B=C,即“蒙太奇”手法。

拿汉字来说,“人”“见”“馬”是三个独立镜头,但“人見馬”这个组合镜头却有了“崭新内容和概念”。

芬诺罗萨的书原名《论中国文字作诗之工具》,咱们以“诗”的意境,看看元人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把十个镜头,一个一个个绕来绕去,又天然地勾连在“断肠人”身上,营造了孤清冷寂的气氛,真乃是运用“蒙太奇”的高手。

另像古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及成语如“晨钟暮鼓、青灯黄卷、沉鱼落雁、古宅巷陌、翠竹红梅”等等,哪一个不是将诸多意象即“影像”活泛地串联起来,而不至于意象自身的零零散散难以致意?



春江水暖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 敬桂东摄